

《群書治要 360》學習分享      蔡禮旭老師主講      （第  
五十七集）      2012/3/17     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  
檔名：55-057-0057

諸位長輩，諸位學長，大家下午好。我們接著上節課一百零九句講到的：

【下之事上也。不從其所令。而從其所行。】

下屬都是會觀察上位者是不是言行一致，他才能夠佩服、才能夠服從。而接下來講到：

【上好是物。下必有甚矣。】

上級愛好某一個事物，他的下級、下屬可能會更超過他的愛好。我們從家庭來看，父母的喜好，可能孩子青出於藍，他更喜好。你父母愛讀書，相信下一代的學問一定超過我們，因為他從小就學。但是假如是壞習慣，那就麻煩了，賭博、喝酒，小孩子從小他假如染上這個惡習，那就『下必有甚矣』。老師教學生，老師好的風範，學生從小記在心上效法，那他以後的成就可能超過老師了。其實我們現在跟古聖先賢、跟師長學習，把他們最難得的德行風範我們拳拳服膺在心中，那我們的成就不會比古聖先賢低。因為古聖先賢跟師長他們是把一生修學的智慧 and 盤托出，提供我們來學習。所以一個人能珍惜經典、珍惜師長老人家這一生的寶貴智慧，那他的學習是站在聖賢、師長的修學基礎來學習用功，他會少走很多彎路。最有福報的人就是老實聽話的人，所以「福在受諫」。

說到這裡，我們更具體來觀照，經典還有師父教誨的哪一句，我們不可須臾離也，隨時可以提起來？想到這裡就找出來我們為什麼進進退退，因為很可能沒有一句是真正時時放在心上。聖、狂之分，在乎一念，這些教誨不放心上，起的念頭可能就是貪瞋痴慢這

些習氣了。老人家教誨我們很多遍的、最熟悉的，其中有一句，「念念為人著想」，這句話太重要了，我們最嚴重的就是自我太強，沒有這一句，我貪、我瞋、我痴、我慢、我疑隨時在起作用。念念為對方想，「我」放下了，貪瞋痴慢疑就淡了，馬上自己的身心感覺不一樣，煩惱就少很多。所以人在修學的時候沒有法喜，鐵定沒有一句師父的教誨、經典的教誨放在心上。這個都屬於觀照，勘驗自己。實在講，要這樣子來觀照自己，「不自欺」才打得破。不然我們在相上看，每天我也都讀經、我也有聽經，但修學是重實質不重形式，你真正落實多少那才是我們的受益處。所以真的珍惜經典、珍惜師長的教誨，我們會少走很多彎路。

體會到了，就要百分之百不打折扣的去落實它。比方師長講的，「處逆境，隨惡緣，無瞋恚」，就真的去做。遇到任何人事環境、物質環境絕對不情緒化，不發脾氣。發脾氣算嚴重的了，就是心裡面還有一點不舒服、一點悶悶的，這都是有情緒在裡面，都是瞋恨心在那裡蠢蠢欲動。這時候還能再往內觀照，就可以察覺到我們的「我貪」，我還在求什麼？我會有不舒服就是我所求的沒有求到。「他怎麼這麼不顧及我的面子，講那句話真難聽，太難受了。」這面子就是最害人的，人家還顧我們的面子幹什麼？真的知道面子就是自己清淨心的障礙，這個時候別人不給我們面子就是給我們最好的歷鍊的機會。你真想要成就自己，那這些境緣來的時候你反而會感謝對方，他的考驗才讓我們發覺我們的問題。

所以人真想成就了，就會感謝境界的考驗；假如不真想成就，就會覺得沒辦法，反正每天都要遇到，就考吧，就再看吧。所以能生感恩心的人是真正能把一切人都當作老師，只有自己是學生，都是來考驗我、來成就我的。唯有這樣的存心，真正面對一切人、事、物才能心平氣和。不然這個瞋，這個情緒，隨時都會現前。情緒

一現前，我們之前的功夫就全部都破了，「一念瞋心起，火燒功德林」，一念瞋心起，人的情緒一起來，那一個一個不妥當的念頭就相續不斷，叫「百萬障門開」了。所以真正自愛的人，絲毫情緒都不讓它起來，一起來趕緊，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，趕緊轉掉。

這句用在君臣關係，歷史當中有提到「楚王好細腰」，國人有很多女子就餓死了。楚王喜歡細腰的女子，這些女性就為了投楚王之好，可能想說會不會有機會被選到王宮裡面去？那要細腰就是少吃。結果很多人就餓，餓到最後就生病，甚至餓死的情況都出現了。所以這是「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」的一個例子。

人在團體當中，當領導是個緣分，也是個福氣。這樣的緣分應該期許自己珍惜這個緣，給團體的人好的啟示、好的人生引導，這是一個當領導者非常可貴的態度。而領導者的一舉一動確實對底下的人影響很無形。比方領導者講話特別大聲，到他們團體辦公室可能講話聲調不知不覺就大起來，或者這領導脾氣大，底下的人脾氣也挺大。我的觀察，很可能是一種情緒的傳遞，上面的人脾氣大，底下的人一接收到，敢怒不敢言，憋著，憋到最後找機會就發了，是吧？遇到同仁，或者遇到又是他底下的人，可能他的脾氣也就發出來。真不容易，不發脾氣真不容易。我聽到一個故事，給我啟示也很大。有個爸爸，他孩子還挺小，一歲左右，他就很急了，第一次當爸很著急，把他兒子抓起來，「叫爸爸，叫爸爸」，巴不得他馬上就會講。後來他孩子稍大一點，講話比較順暢了，突然有一天他父親看到他兒子在外面玩，把雞抓起來，「叫爸爸，叫爸爸」。這個小朋友什麼時候學會了他爸也不知道，無形當中都在影響。

其實我們能影響人，我們就必須要很慎重的來經營這個緣分，這是負責任的態度。所以「作之君，作之親，作之師」，因為這君、親、師的角色對孩子、對學生、對下屬的影響都比較大，上行下

效。所以扮演這些角色，自我要求要高是非常合理的，因為影響力愈大，本身自我的要求就要愈高。所以為什麼以前的天子，他嚴格到什麼程度？「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」，沒有一句話可以亂講。

諸位學長，假如從現在開始你連一句話都不能亂講，好不好？很多人會說，那多痛苦，讓我開開玩笑吧。真正的快樂不是開玩笑來的，真正的快樂是隨順性德，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來的。開玩笑，尤其又拿人開玩笑的，那哪能得什麼喜悅？那是一下子順從自己的習性，順從那個不尊重人的習性。就好像說喜歡喝酒的喝了兩口酒好像很快樂，事實上他的身體都搞壞了。我們沒有去觀照到對人的尊重，然後拿人開玩笑，那哪有快樂？所以這個亂開玩笑，現在在團體當中比較明顯，因為人現在講話不穩重，有時候綺語。像我們在教育界，學生尊我們為老師，可是我們言語假如不謹慎，比方說留學生下來補作業，結果幾個同仁剛好一起談話，那時候講話的態度跟在台上就差很多，有時候一些輕浮的話就出來了。不謹慎，學生在旁邊聽著。這個現象我當時候在學校有發現，我得給那個同仁使使眼色，提醒他學生在旁邊不可以講這種話，有時候使半天他看不懂。

包含當父母、當長輩的人，現在也不敏感，都覺得很好玩，其實那個綺語、那個輕浮、那個不莊重都給孩子不好的影響。我們現在這些道理不搞清楚，可能天天在造孽，下一代都被我們帶壞了。所以受過傳統文化教育的人，他當長輩，一言一行都想到要給當下的這些孩子好榜樣，不能給他們不好的影響，有這種心境才有做長輩的資格。像成人有時候好玩，孩子們一起聚會，那孩子才五歲、六歲，大人就在那裡，「他們兩個一對啦」，就在那拿孩子開玩笑，都不敏感。所以現在的小朋友幼兒園就談戀愛，誰的影響？你父母也不謹慎，有時候都是拿這些在開玩笑，所以孩子他從小就受不

好的影響。

包含電視節目裡面男女關係都談得很多，這些曖昧，小孩子從小看電視，他就覺得這個很正常，他的情愫很早就動了，他的理智沒有建立起來。包含幼兒園教唱歌，居然教孩子唱「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」，還有唱「對面的女孩看過來」，這長者根本都不敏感。甚至於現在那些模仿秀，讓那四、五歲的孩子在那唱情歌唱得整個臉揪在一起，大人覺得很好玩。所以我們的下一代都在我們這種不明理，覺得沒什麼、很好玩當中被誤導。甚至有些廣告，看到喜歡的東西就給人家拿回去了，那個是偷盜！這些拍廣告的人沒有這些意識，好像這個東西好到讓人受不了，然後就拿回家裡去，其實那個是盜的行為。孩子他很單純，他隨時在學習。現在很多綜藝節目都是拿人開玩笑，那大人一邊看一邊笑笑笑，小孩在旁邊，他以後也這樣去揶揄他人怎麼辦？所以我跟那些朋友講，我說你覺得很好玩，那孩子不知道那樣是不對的。這麼一提醒，他們才說對！所以接下來這個經句就講到：

【故上之所好惡。不可不慎也。】

你所喜歡的、討厭的，這個不得不謹慎，因為這個好惡可能都是下屬、都是民眾的表率，他會跟著你學、跟著你做。齊景公有一次碰上他養的狗死了，結果他就給身邊的人交代，說給這個狗辦個告別式，還幫牠弄個棺材，很隆重的，然後要把牠厚葬。這個消息晏子知道了，馬上來詢問景公這件事情。結果景公一看晏子來了，「有什麼大驚小怪，我跟他們開開玩笑，好玩，沒什麼、沒什麼，就一隻狗而已。」結果晏子當下就講，「孤老凍餒」，現在孤兒、老人很多都凍死、餓死，「而死狗有祭」，一隻死掉的狗還幫牠辦祭禮，老百姓都餓死了，你還在這裡好玩，還拿錢去幫一隻狗辦祭禮。「鰥寡不恤」，寡婦、失去妻子的人，這些都是世間可憐人，

你都不去體恤他，照顧他的家庭，「死狗有棺」，還給這隻狗買棺材。你這一個「好玩」，老百姓了解到了，老百姓能不寒心嗎？老百姓還能擁護你嗎？你一個好玩，都不知道給整個人民的感受是什麼。景公這件事情他覺得好玩，他覺得這樣好玩，他身邊這些諂媚的臣子統統都迎合他的口味，這時候君王就耗在這些根本毫無意義的事情上面。忠臣都是來勸諫的，忠言逆耳，佞臣都是陪他放縱這些嗜好的人。

當然晏子這麼一分析，景公就趕緊收斂，不敢再這麼幹下去。所以上位者的好惡，底下的人都會有回應。今天為什麼會有魏徵？因為唐太宗愛民，他要把國家治理好，這是他所好，「上好仁，下好義」，他感來的大臣就是一心為國家來付出。所以『不可不慎』，是人民的表率。從這句當中體會到，上位者對下位者的影響是隨時隨地的，這個時候領導者這種正己的態度，敏感度也會愈來愈高。

我們再看一百一十句，我們先一起念一下：

【我有公心焉。則士民不敢念其私矣。我有平心焉。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。我有儉心焉。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。此躬行之所徵者也。】

經句裡面提到『我有公心焉』，這個「我」是指上位者，他能有公正的態度、公正的存心，他的臣民就不敢念念不忘著他的私欲了。因為公正的人他就有一股正氣，底下的人他可以感覺到在這樣的團體裡面，他是不能夠謀自己私欲的，時間久了慢慢這個德行就能感染臣子跟人民了。就像堯、舜確實是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」，他們念念都以天下著想，在這樣的一個風範之下，他的人民都以不能像堯、舜這樣的德行而感到羞恥。接著，『我有平心焉』，上位者能夠平等正直的態度，『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』，那人民、下

屬就不敢，「險」就是鋌而走險，然後去謀自己的私利，不敢這麼做。所以這個德行本身它能產生一種攝受人心的力量。

接著講，『我有儉心焉，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』，上位者如果能夠有節儉的態度，人民就不敢奢侈、浪費。在東漢時期，漢明帝的夫人馬皇后，她非常節儉，而且衣服很多都是自己做的，她的雙手因為常常勞動做衣服，都長繭了。而她的傭人，包含後宮的妃子，穿的衣服都很樸素，不會有很多華麗的裝飾品。因為她是皇后，她一做出來，底下的人就不會奢侈浪費，會效法她。所以一個皇后節儉，她影響的就是整個皇宮，以至於母儀天下，影響整個天下的人。從治家來講，一個母親節儉的話，她的孩子就不會奢侈浪費了。包含當老師的，每天跟學生相處，能夠節儉的話，其實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好的行為看了，人一接觸他都會有感動。

像從小跟爺爺奶奶住在一起，我奶奶是很節儉，這時候看老人家一張衛生紙分三、四次用，我記得小時候看了確實有點搖頭，怎麼省成這個樣子？很奇妙，雖然在那裡搖頭，但是還是很佩服。後來自己長大了，賺錢了，反而就很捨不得亂花錢。然後腦海裡就很多奶奶留下來的這些行為風範，像我奶奶走到哪電燈就關到哪，我也不知道啥時候受影響，我走到哪電燈現在也是關到哪。當然不要關到讓人家走路跌倒了，這還是有個度，但是就是對水、對電、對任何一個細小的物品都不糟蹋。包含小時候的印象，飯粒掉在地上，父親撿起來吃，那麼自然，可是給我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。《朱子治家格言》也講，「一粥一飯，當思來處不易；半絲半縷，恆念物力維艱」。而且節儉的人，他是長養他的仁慈心，節儉省下來可以讓更多的人用，而且節儉的時候那種對物品的愛惜，很自然的，對人也會是這個態度。儉，慢慢的能讓自己的存心接近仁德。假如奢侈就麻煩了，奢侈就不惜福了，甚至於別人的付出都覺得理所當

然。

接著講，『此躬行之所徵者也』，這是上位者，「躬行」就是他以身作則，「徵」就是能形成一個風氣，這也是他以身作則所產生的好的作用。太宗皇帝他在當皇帝以前，他是世子，這時候他是負責秦王府，他底下有很多幹部跟隨他很長的時間。後來他當了天子，當上皇帝了，那當皇帝了他要啟用很多的人才，結果本來的太子的下屬，還有齊王府，就是他本來那個弟弟的下屬，他都有很多的啟用，只要他們是人才。所以能創貞觀之治，首先太宗皇帝的度量很大。魏徵獻計要置他於死地，他當上皇帝之後馬上重用他，因為他也是忠於他的主子。同樣的，雖然他弟弟、他的哥哥以前是跟他有權力上的一種爭奪，但是他當皇帝之後都是一心為整個國家著想，他公平對待，沒有說這是以前跟過我的人，他就有偏心，沒有。

結果房玄齡就給太宗皇帝說到，您現在啟用這麼多太子的人、齊王府的人，以前跟著你的這些老人，就是秦王府的這些幹部們，沒有被重用，現在都有些抱怨。房玄齡反應了這個情況，太宗馬上就講到，堯、舜是聖王，他們的兒子丹朱、他們的兒子商均沒有當天子的才能，所以堯、舜是絕對沒有私心的，他們還是用了很大的心血找到好的人來繼承天子。所以「君人者」，就是天子、皇帝，一定要天下為公。孔明是一個小國的宰相，他都能夠做到大公無私。他舉了孔明講的一句話，說「吾心如秤，不能為人作輕重」，我的心就好像秤、天平，他必須很公平的去處理每件事，不會因為哪個人跟我交情好或者不好，我就偏了心了，輕重就不客觀了，這是不行的。小國的宰相尚且如此，太宗現在是大唐的皇帝了，那更不能有絲毫的偏心。所以當皇帝的人對歷史要很了解，隨時可以舉這些歷史的榜樣出來。



而且他也同時藉這個機會教育大臣、教育臣子。他說到，我們所有的衣食都是老百姓的納稅錢、老百姓的血汗錢，我們坐在這個位子就是要安定百姓，讓他們過上好日子的，所以一定要選出真正有德才的幹部出來才對得起百姓。你們應該來談的是什麼？是他們有沒有能力能夠做好這個工作、當個好官，而不是來這裡給我抱怨我沒有念過去的交情。所以當領導的人要很公平、很理智，不能徇私才行，不能感情用事才行。所以太宗也是很念情義的人，但是他在處理這些公事還是非常冷靜。

接著我們看一百一十一句，我們一起念一下：

【太公曰。將有三禮。冬日不服裘。夏日不操扇。天雨不張蓋幕。名曰三禮也。】

我們看到這個『禮』，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，它不是限制人、不是要求人，而是這個禮都是通達人性的。我們遵循這個禮，我們就可以慢慢的恢復我們的性德，就像一個為人子他能守對父母這些禮，那他的德日進了。所以這個禮是成就我們的德行，絕不是來限制我們。包含這個禮在軍隊當中，都是通達人性的。因為在軍隊當中，他們要出去打仗，這都是生死攸關的，所以將帥要能跟這些士兵們都是不分彼此，團結在一起，他們才能夠打勝仗。

所以姜太公說到，將帥要首先遵守這個『三禮』的禮法。哪「三禮」？冬天不穿皮衣，『不服裘』，「裘」是皮衣；『夏日不操扇』，夏天不持扇子；『天雨不張蓋幕』，下雨天不張傘蓋，這樣才能表現出跟士兵同甘共苦，這就是將帥所遵守的三禮。真正這個將帥他能以愛心來對待這些士兵的話，那他很有情義，大家都沒皮衣可以穿，就他穿了，他心裡也不好受；大家都熱，只有他拿著扇子在那裡扇涼，他也很過意不去的，這是人性裡面很自然的態度。所以他待士兵應該就像待自己的家人一樣，比他年紀小的，像自己

的孩子一樣，跟他們同甘共苦。所以下雨了只有他有傘蓋可以撐，我想愛士兵如子的人可能也做不出來。而且守這三個禮，他能真正理解到士兵們的冷暖，他的生活的實際情況，就很能感同身受他們生活上的需要，進而在這些生活去體恤、去照顧好士兵。

在宋朝有個名將叫曹彬，他確實能夠體恤他的士兵。有一次剛好有個士兵犯錯了，結果判了罪之後，是執行打幾十板軍棍，判了以後隔年才執行。結果就有人很好奇了，「將軍，他判了罪，你為什麼隔年才處罰他？」隔那麼長的一段時間，他們不了解。結果曹彬就說了，當時候判他罪的時候他剛娶太太，那個時候執法打他，怕他家裡的人會覺得就是因為娶了這個太太，所以才這麼倒霉。那他這個太太可能這一輩子在他們家就很難被家裡的人接受了。所以隔了一年再來執行，他們家裡的人不會把她聯想在一起。他當將軍的人體恤到這麼細微的地方，這只是一件事情，假如在更多生活細節都是這樣子去體恤士兵，那真的都是上下一心來為國家。

而孟子在他的教誨當中也有提到，夏、商、周這三代能夠得天下，都是以仁慈心得天下，「其失天下也，以不仁」。所以仁不仁慈是得天下跟失天下的關鍵，能不能設身處地，也是失人心跟得人心的關鍵所在。所以這個「禮」它都是體恤人心、通達人情，進而能夠將帥做出榜樣來，能夠凝聚人心、得人心。

我們接著看一百一十二句，這句我們在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，我們也念一遍複習一下，念的時候隨文入觀，因為我們之前有一起學習過，觀照這個態度我們有沒有已經放在心上了？

【孔子曰。君子有三恕。有君不能事。有臣而求其使。非恕也。有親弗能孝。有子而求其報。非恕也。有兄弗能敬。有弟而求其順。非恕也。士能明於三恕之本。則可謂端身矣。】

這個『恕』就是能體恤人情，自己沒有做到，去要求他人，這

在人情上人家是沒有辦法心悅誠服的接受。所以這段話當中，我們要求下屬、要求孩子、要求弟弟，以至於要求另一半、要求朋友，這在五倫關係當中我們要去要求的時候，首先反思我們自己有沒有先做好，這個都是恕道。而且不只要這麼去觀照，面對自己做得不到位的地方，要嚴以律己；面對別人還沒有做到位的地方，要寬以待人。這也是通達人性的態度。因為人太容易原諒自己了，所以得嚴以律己。比方我們親戚朋友有錯了，你幾天就耿耿於懷，甚至批評囉嗦好多次。我們回想一下，我們一天犯幾次錯？很多次，可是我們都沒有這樣要求自己。所以確實這嚴以律己、寬以待人，這個也都是通達人性的好教誨。

寬以待人，別人有犯錯了，我們能包容，然後能自己先做好樣子，把人的慚愧心喚起來。慚愧心喚起來，那是很自然的性德流露，它是自動自發的，跟我們嚴苛、指責的態度去對待他，那不一樣的。他沒辦法，你這麼要求了，他不幹也得幹給你看。但是可能陽奉陰違，那不是你的德行把他的羞恥心很自然的喚醒。這個叫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」。你是嚴苛的要求他，他只是想著不要被你處罰，但是他不見得有羞恥的心。我們自己做好，然後又寬恕他人，喚醒的是人的性德、羞恥，而且終身受我們的影響。

在《德育故事》當中，劉寬他待人很寬厚，他沒有那種苛刻指責。有個人看見他就對他講：「你這頭牛是我的。」他看這人這麼肯定，他當下就把那牛讓他帶走了。結果後來這個人把牛牽回去發現他搞錯了，他們家的牛回來了，就對劉大人很不好意思，趕緊把這頭牛還給他，去向他請罪。諸位學長，假如是你，你會怎麼做？裡面一股怨氣終於可以發一發了，罵他一頓。所以修養處在這裡，人家錯怪他了，他內心一點情緒都沒有，度量大。當他看到那個人那種慚愧不好意思的時候，他馬上跟他講，「這牛長得很像，是很

正常的，你不要自責，不要自責，謝謝你還把我的牛帶回來。」人這種寬厚，給人心靈很深的震撼，不只給這個人震撼，這個人那分感動，一定會去告訴他的親朋好友，那劉大人的教化就傳開了。

後來他的太太覺得好像看她丈夫一輩子沒有生過氣，就想了一個方法看能不能讓他生氣，就交代他的婢女，有天端上羹湯，燙的羹湯，剛好他上朝以前端給他喝，然後故意把羹湯打翻了。那上朝前穿的是朝服，馬上就要上朝去了，結果一打翻就把他的朝服給搞髒了。當下劉寬扶起這個婢女，問她說，「妳的手有沒有燙傷？」這不簡單，人的德行、修養在哪裡勘驗？就是遇到事情的第一念，那個騙不了人的。他假如有把朝服放在心上，那第一念不可能是為那個婢女著想。所以真的是沒有為自己著想，念念就是為對方著想。我想他這個僕人這一輩子都效法學習他，被他感動了，當然他太太以後也不會做這種事情了。

而我們真正在要求別人以前，都是首先先反觀自己有沒有先做到位，那這樣子不斷的會要求提升自己，沒有這個態度我們去要求人，反而適得其反，甚至讓人家不能接受，甚至埋怨、抱怨都有可能。

所以我們看這個一百一十三句，《禮記》裡面講到的，這個確實通達人情事理，我們念一下：

【是故君子有諸己。而後求諸人。無諸己。而後非諸人。】

所以有德行的君子，有德行的領導人，『有諸己』，有之於己，就是自己有了好的德行、善行了，『而後求諸人』，然後他才帶動別人行善，自己沒有做到以前不先去要求人。我們現在確實也是善心，遇到好的教誨，遇到老祖宗這些文化很好，都很希望別人也能學到，介紹給別人，這是好心。而我們去介紹給別人的時候，很多教誨可能我們自己都沒做到，沒做到，然後又拼命介紹給他人，

現在人信心不容易建立，疑心容易起來，人家一看，你說這個很好，你自己都沒有做，怎麼學這麼久了都不做？反而讓人家懷疑，學經典、學傳統文化，好像也不見得比較好，那可能無形當中就讓人家懷疑或者反感。所以還是要先自己去力行，這個很重要。「身修而後家齊，家齊而後國治」，這個「知所先後」很重要。我們現在有時候太熱心了，把時間都花在介紹別人學，自己沒有下真實的功夫去把經典做到、演出來，反而自己沒有做到，要進一步再去給人影響，再去提醒人、教化人，就不容易了。

接著講，『無諸己，而後非諸人』，「無諸己」就是自己沒有這些不好的惡行，然後再禁止別人作惡。因為假如我們要求對方的，我們自己也有這樣的壞習慣，那當然對方是不能接受的。就像我們讓孩子孝順，可是當父母的人不孝，你去要求他，他不能接受的；你去指責他，他也不能接受的，有句成語叫「五十步笑百步」，這個人家是很難服氣的。所以這段話也是提醒我們，時時要反求諸己。在《中庸》當中，有比喻君子處世的一個態度，反求諸己的態度，用射箭來做比喻。今天我們射箭沒有能射準，「失諸正鵠，反求諸其身」，就反省自己射箭的技術不好，不能怪風太大，還是怪弓箭不好怎麼的，就把責任推給他人，或者推給這些外在的環境，那心就不在道中，不在自我反省當中。

在清朝有康乾盛世。我們在處世待人當中，冷靜去感受，我們要去影響身邊的親戚朋友都很不容易，更何況是教化全國百姓創造一個盛世，那個德行都是聖德才做得到。所以我們看太宗皇帝、看康熙皇帝，那不得不佩服。而康熙皇帝確實在力行這個「反求諸己」，做得非常好。他在位六十一年，他晚年的時候也常說到，只要發生地震，發生水災、旱災，他絕對反省自己，會降下這些災，是自己德行不好，懺悔，到天壇認錯、祈福，很快這個災難就化解掉

了。他們也是深明宇宙人生的道理，就像《尚書》提到的，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」，有災禍出現了，他是一個國家領導人，他首先反省，老百姓就效法他，進而趕緊去帶頭行善，災難化掉了。他沒有指責任何人，自己先反省。而且他提到，上位者常常要管理人、要訓導人，首先也應該先從嚴格要求自己開始做起。

康熙皇帝其實他一生也遇到非常多大的考驗，這絕對要創造一個功業沒有一帆風順的。當時候有發生明朝的降臣三藩之亂，那也是很嚴重的情況。當時他在跟大臣們商議的時候，最後決定要削藩。結果後來三藩造反，就有人提到當初有一些大臣贊成削藩的，他們這個建議不妥，所以才造成這個動亂。當下康熙皇帝講：「在做決策的時候我也在，所以這個責任不能推給當時候提這些建議的大臣，我在場做的決定，我應該負最大的責任。」其實當下康熙皇帝這麼說的時候，當時候那些提削藩意見的臣子是非常感動的，不然可能就要降罪於他們了。所以他不把罪過推給下屬。而且他也是個明白人，也看清楚了三藩遲早有一天還是會作亂的。

所以一個領導者在狀況出現的時候能反求諸己，那大家學到的是德行，是正確的處世態度。假如情況出現的時候沒有反求，反而是指責，那可能這種互相指責的風氣就會形成。所以一個團體的風氣，領導者的影響就很大，「一言興邦，一言喪邦」，當下這個言語態度都是影響整個團體的。

我們接著來看一百一十四句，我們一起念一下：

【君子能為可貴。不能使人必貴己。能為可信。不能使人必信己。能為可用。不能使人必用己。故君子恥不修。不恥見污。恥不信。不恥不見信。恥不能。不恥不見用。是以不誘於譽。不恐於誹。率道而行，端然正己。不為物傾側。夫是之謂誠君子。】

這段最後講到能夠做到這些德行的是真正的君子，真正有君子

之風。我們看到一開始就講，君子能做到，『能為可貴』，能做出值得人家尊重的事情，這個「貴」就是值得人家尊重，而不是說地位高。『能為可信，不能使人必信己』，能夠做到值得人家信任的行為，但不能要求，不能說讓別人必定要信任自己。其實這些教誨當中，君子都是要求自己，不要求他人，而且處世也很豁達，「豈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我心」。人很多煩惱都是來自於太強求。所以我們今天希望別人尊重我們，首先我們要做出值得人家尊重的行為出來。而真的做了，人家不尊重我們，我們也問心無愧就好。能做出值得人家信任的行為，那假如別人不信任我們，我們也不罣礙。而且日久見人心，反正我繼續都是誠信的行為，總有一天他還是能夠信任的。

『能為可用，不能使人必用己』，能提升自己的能力、德行是可以承擔責任、重任的，但不能強求自己有了德才然後別人一定要重用我們。因為有沒有被重用，那是因緣具不具足，我們有德才人家不用，我們理得心安就好。不然變成強求因緣，最後自己覺得懷才不遇，最後還怨天尤人，就不好了。所以孔子很豁達，人家信任了，他一心一意為國家團體；人家不信任了，他自己「舍之則藏」，他自己也是樂在道中，他也不罣礙、不強求。

接著說到，『君子恥不修』，君子羞恥的是自己沒有好好的修養品德，沒有真正的德行感到羞恥。『不恥見污』，不以被人家侮辱而感到羞恥。『恥不信』，羞恥自己沒有做出誠信的行為。『不恥不見信』，不以不被人家信任而感到羞恥、難過。『恥不能』，羞恥自己沒有才能、德行來承擔重任。『不恥不見用』，不以不被任用而感到羞恥。君子求諸於己，不怨天、不尤人。

而我們看到這些處世的態度，再反觀自己的心境，就會有很大的啟示了。比方我們難受的地方，別人侮辱我們，我們很難受，那

就跟君子之風不相應。是羞恥自己沒有做出好的德行、行為，人家侮辱不放在心上，甚至於人家侮辱，不只不會難過，當作給自己很好的考驗。而且坦白講，人家侮辱我們，是給我們送福報來了。《了凡四訓》當中講，「人之無過咎而橫被惡名者，子孫往往驟發」，他的侮辱不是事實，那我們的子孫就有福報了。因為他侮辱我們，人欠你的，天會還你。所以被人家侮辱不覺得羞恥、不覺得難過，而且當作福氣來了，那真的當下處世的態度可以「事事是好事，人人是好人」。所以人家批評我們，是事實，我們很感激他；不是事實，我們也覺得很能釋然。能有這些心境，其實我們在處世當中應該不會有煩惱的。人很多心裡難受，往往都是很在乎別人講我壞話、別人誤會我，那就難過好幾天；別人不信任我，好像做起事來都有氣無力的。

「恥不信，不恥不見信」。宋朝有一個大臣叫呂蒙正，他在上朝的時候剛好後面有個官員就在他背後在那講到，「這種人也當官？」就羞辱他。後來旁邊的朋友就跟他講：「我去了解一下，到底這個批評的人是誰。」結果呂蒙正講：「你不要去問了，問了以後我知道是誰，還落個印象。」人家侮辱他，他完全能包容，不在乎。後來皇帝要他推薦人才，結果他推薦之後，皇帝不採納，讓他回去再重推薦。結果連續推薦三次，人選他都不改，皇帝就很生氣：「我叫你改，你都不把我的話當一回事！」結果呂蒙正就講：「我是推薦人才，不是投你所好，我不想做諂媚的臣子。」這是「恥不信」，自己做出來是不是真正無私，是真正無欲則剛，不帶任何有媚上的態度，這樣其實才能真正取信於天下、取信於皇帝。一時皇帝不能理解，他也不難受，他堅持他做人的原則。甚至於皇上把他罷官了，他還是「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」，這個才是功夫。「素富貴行乎富貴，素貧賤行乎貧賤，素夷狄行乎夷狄，素患難行乎患難



」，素貶官行乎貶官，素罷黜行乎罷黜，「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」。

我們在任何境界，只要心裡難受了，就是我們心地功夫不夠，君子應該是無入而不自得，都很自在的。有能力不被用也不罣礙，我們現在很在乎名利的話，不被人家重視，自己就很不歡喜、就很多煩惱。事實上，當我們沒有被重用而生煩惱，我們也不可能是能扛大任的人。所以假如我們感覺到好像責任都不到我們身上來，那很可能我們自己君子的心態還沒有到位。真的讓我們扛責任了，我們一堆煩惱，反而也製造團體的煩惱。一個扛大任的人是有擔當的，是能調伏自己的煩惱。扛了責任，還要領導常常還得要來調我們的心態，還得安慰我們，那叫添亂。

所以，『是以不誘於譽』，君子不會被這些虛名、虛譽所引誘，他很清楚他做事的目的，都不是求名聞利養，是求利益人的。『不恐於誹』，不因為別人侮辱毀謗而恐懼、擔心或者難過。『率道而行』，遵循正道去做。『端然正己』，他是端正自身，都是觀照自己有沒有跟道德、跟經典相應。『不為物傾側』，不被這些外物、境緣動搖他的心。『夫是之謂誠君子』，這樣的修養、處世的態度才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君子。這「不為物傾側」，真的遇到任何境界心都不會動，這個不做到「無欲則剛」是不大可能的。而人會被境界所轉，他還是有自私自利在，太在乎自己了。假如能把自我放下，那這些貪瞋痴慢的習氣就能不起作用了。所以學君子，首先要學習把自我放下來，能夠時時處處為對方著想，尤其是當領導者的話，時時處處為團體、為國家社會著想。我們學習傳統文化的人，我們能夠提醒自己隨時隨地是學傳統文化的好榜樣，自己的心要常常能穩得住，不能被境轉，不能給人家壞的榜樣看。

好，這一節課就跟大家先分享到這裡。謝謝大家。

